

# 李贽研究参考资料

第三辑

——李贽与《水浒传》资料专辑

# 李贽研究参考资料

——李贽与《水浒传》资料专辑

第三辑

厦门大学历史系编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李贽研究参考资料  
——李贽与《水浒传》资料专辑  
第三辑  
厦门大学历史系编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 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 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6年6月第1版

1976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1173·10 定价：0.37元

## 目 录

<b>鲁迅关于李贽及其批点《水浒传》的一些论述</b> ·····	( 1 )
李 贽：与焦弱侯（摘录）·····	( 3 )
李 贽：童心说（摘录）·····	( 4 )
李 贽：出象评点《忠义水浒全书》发凡·····	( 5 )
李 贽：《忠义水浒传》序·····	( 8 )
明容与堂刻本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》 （一百回）评语、批语摘录·····	( 11 )
〔附〕李贽：《养生醍醐》·····	( 160 )
怀 林：李卓吾批评《水浒传》述语·····	( 161 )
杨定见：《水浒传》小引·····	( 164 )
袁宏道：《东西汉通俗演义》序·····	( 165 )
袁中道：《游居柿录》·····	( 166 )
周 暉：《金陵琐事》·····	( 168 )
许自昌：《樗斋漫录》·····	( 169 )
郁蓝生：沈璟《义侠记》序·····	( 170 )
逢明生：陈与郊《灵宝刀传奇》题辞·····	( 172 )
陈继儒：《国朝名公诗选》·····	( 173 )
钱希言：《戏瑕》·····	( 174 )
周亮工：《书影》·····	( 175 )

徐 谦：《桂宫梯》	（176）
管庭芬：《芷湘笔乘》	（177）
金圣叹：《第五才子书》序（二）	（178）
金圣叹：读《第五才子书法》	（180）
〔附〕金圣叹批点《水浒》中针对李贽的 几则评语	（181）
王望如：出象《水浒传》总论	（183）
朱日丰：《太上感应篇图说》	（184）
阮葵生：《茶余客话》	（185）
〔附〕李贽评点的《忠义水浒传》在 日本的流传	（185）
袁刊《水浒传》之真伪（摘要）	戴望舒（187）
容与堂刻本《水浒传》——水浒书录 之三	马蹄疾（191）
唯一的抄本《水浒传》——水浒书录 之四	马蹄疾（193）
《水浒传》的演变（摘要）	何心（194）
关于《水浒全传》的板本及校订（摘要）	王利器（196）
编后	（197）

## 鲁迅关于李贽及其批点《水浒传》的一些论述

……意者此种故事，当时载在人口者必甚多，虽或已有种种书本，而失之简略，或多舛迳，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，缀为巨帙，使较有条理，可观览，是为后来之大部《水浒传》。其缀集者，或曰罗贯中（王圻田汝成郎瑛说），或曰施耐庵（胡应麟说），或曰施作罗编（李贽说），或曰施作罗续（金人瑞说）。

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“元明传来之讲史”（下）

……一百回本《忠义水浒传》。前署“钱塘施耐庵的本，罗贯中编次”（《百川书志》六）。即明嘉靖时武定侯郭勋家所传之本，“前有汪太函序，托名天都外臣者”（《野获编》五）。今未见。别有本亦一百回，有李贽序及批点，殆即出郭氏本，而改题为“施耐庵集撰，罗贯中纂修。”然今亦难得，惟日本尚有享保戊申（一七二八）翻刻之前十回及宝历九年（一七五九）续翻之十一至二十回，亦始于误走妖魔而继以鲁达林冲事迹，与百十五回本同；第五回于鲁达有“直教名驰塞北三千里，证果江南第一州”之语，即指六和坐化故事，则结束当亦无异。惟于文辞，乃大有增删，几乎改观，除去恶诗，增益骈语；描写亦愈入细微。

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“元明传来之讲史”（下）

……一百二十回本《忠义水浒全书》。亦题“施耐庵集撰，罗贯中纂修，”与李贽序百回本同。首有楚人杨定见

序，自云事李卓吾，因袁无涯之请而刻此传；次发凡十条；次为《宣和遗事》中之梁山泺本末及百八人籍贯出身。全书自首至受招安，事略全同百十五回本，破辽小异，且少诗词，平田虎王庆则并事略亦异，而收方腊又悉同。文词与百回本几无别，特于字句稍有更定……诗词又较多，则为刊时增入，……亦有李贽评，与百回本不同，而两皆龃陋，盖即叶昼辈所伪托（详见《书影》一）。

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“元明传来之讲史”（下）

## 李贽：与焦弱侯（摘录）

古今至人遗书抄写批点得甚多，惜不能尽寄去请教兄，不知兄何日可来此一披阅之。又恐弟死，书无交阁处，千难万难舍不肯遽死者，亦祇为不忍此数种书耳。有可交付处，即死自瞑目，不必待得奇士然后瞑目也。《水浒传》批点得甚快活人，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涂抹改窜得更妙。念世间无有读得李氏所观看的书者，况此间乎！惟有袁中夫可以读我书，我书当尽与之，然性懒散不收拾，计此书入手，随当散失。呜呼！此书至有形粗物，尚徬徨无寄，况妙精明心哉！已矣！已矣！

见《续焚书》卷一，“与焦弱侯”

闻有《水浒传》，无念欲之，幸寄与之，虽非原本亦可，然非原本，真不中用矣。

见《李温陵集》卷四，“复焦弱侯”



## 李贽：童心说（摘录）

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，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，非童心自出之言也。言虽工，于我何与，岂非以假人言假言，而事假事文假文乎？盖其人既假，则无所不假矣。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，则假人喜；以假事与假人道，则假人喜；以假文与假人谈，则假人喜。无所不假，则无所不喜。满场是假，矮人何辩也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，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，又岂少哉！何也？天下之至文，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。苟童心常存，则道理不行，闻见不立，无时不文，无人不文，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，诗何必古选，文何必先秦。降而为六朝，变而为近体，又变而为传奇，变而为院本，为杂剧，为《西厢曲》，为《水浒传》，为今之举子业，皆古今至文，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。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，更说什么《六经》，更说什么《语》、《孟》乎？

《焚书》卷三

## 李贽：出象评点《忠义水浒全书》发凡

一、传始于左氏，论者犹谓其失之诬，况稗说乎！顾意主劝惩，虽诬而不为罪。今世小说家杂出，多离经叛道，不可为训。间有借题说法，以杀盗淫妄，行警醒之意者；或竹拾而非全书，或捏饰而非习见，虽动喜新之目，实伤雅道之亡，何若此书之为正耶？昔贤比于班马，余谓进于丘明，殆有春秋之遗意焉，故允宜称传。

一、梁山泊属山东兖州府，志作泺，称八百里，张之也。然昔人欲平此泊，而难于贮水，则亦不小矣。传不言梁山，不言宋江，以非贼地，非贼人，故仅以“水浒”名之。——浒，水涯也，虚其辞也。盖明率土王臣，江非敢据有此泊也。其居海滨之思乎？罗氏之命名微矣！

一、忠义者，事君处友之善物也。不忠不义，其人虽生已朽，而其言虽美弗传。此一百八人者，忠义之聚于山林者也；此百廿回者，忠义之见于笔墨者也。失之于正史，求之于稗官；失之于衣冠，求之于草野。盖欲以动君子，而使小人亦不得借以行其私，故李氏复加“忠义”二字，有以也夫。

一、书尚评点，以能通作者之意，开览者之心也。得则如着毛点睛，毕露神采；失则如批颊涂面，泻辱本来，非可苟而已也。今于一部之旨趣，一回之警策，一句一字之精神，无不拈出，使人知此为稗家史笔，有关于世道，有益于

文章，与向来坊刻，夔乎不同。如按曲谱而中节，针铜人而中穴，笔头有舌有眼，使人可见可闻，斯评点所最贵者耳。

一、此书曲尽情状，已为写生，而复益之以绘事，不几赘乎？虽然，于琴见文，于墙见尧，几人哉？是以云台凌烟之画，豳风流民之图，能使观者感奋非思，神情如对，则像固不可以已也。今别出新裁，不依旧样，或特标于目外，或叠采于回中，但拔其尤，不以多为贵也。

一、古本有罗氏“致语”，相传“灯花婆婆”等事，既不可复见；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，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，皆失。郭武定本，即旧本，移置阎婆事，甚善；其于寇中去王、田而加辽国，犹是小家照应之法。不知大手笔者，正不尔尔，如本内王进开章而不复收缴，此所以异于诸小说，而为小说之圣也欤！

一、旧本去诗词之烦芜——一虑事绪之断，一虑眼路之迷，颇直截清明。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态，顿挫文情者，又未可尽除。兹复为增定：或窜原本而进所有，或逆古意而去所无，惟周劝惩，兼善戏谑，要使览者动心解颐，不乏咏叹深长之致耳。

一、订文音字，旧本亦具有功力，然淆讹舛驳处尚多，如首引一词，便有四谬。试以此刻对勘旧本，可知其余。至如耐之为奈，躁之为燥，犹云书错。若溷“戴”作“带”，溷“煞”作“杀”，溷“曰”作“拴”，“冲”“衝”之无分，“迳”“竟”之莫辨，遂属义乖，如此者，更难枚举。今悉校改，其音缀字下，虽便寓目，然大小断续，通人所嫌，故总次回尾，以便翻查。回远者例观，音异者别出。若半字可读，俗义可通者，或用略焉。

一、立言者必有所本，是书盖本情以造事者也，原不必

取证他书。况《宋鉴》及《宣和遗事》姓名人数，实有可征，又《七修类纂》亦载姓名，述贯中三十六天罡，七十二地煞。今以二文弁简，并列一百八人之里籍出身，亦便览记，以助谈资。

一、纪事者提要，纂言者钩玄，传中李逵已有提为《寿张传》者矣。如鲁达、林冲、武松、石秀、张顺、李俊、燕青等，俱可别作一传，以见始末。至字句之隽好，即方言谑语，足动人心，今特掲出，见此书碎金，拾之不尽。坡翁谓：“读书之法，当每次作一意求之”，小说尚有如此之美，况正史乎？

新鐫李氏藏本《忠义水浒全书》，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  
(即一百廿回本)

## 李贽：《忠义水浒传》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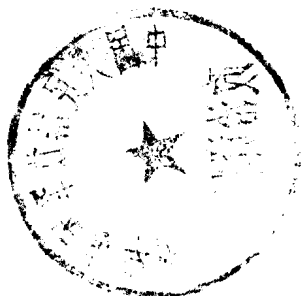
太史公曰：“说难、孤愤，中贤圣发愤之所作也。”由此观之，古之贤圣，不愤则不作矣。不愤而作，譬如不寒而颤，不病而呻吟也，虽作何观乎？《水浒传》者，中发愤之所作也。盖自宋室不竞，冠屦倒施，大贤处下，不肖处上。聊致夷狄处上，中原处下，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，纳币称臣，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。施、罗二公身在元，心在宋；虽生元日，实愤宋事。是故愤二帝之北狩，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；愤南渡之苟安，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。敢问泄愤者谁乎？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，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。是故施、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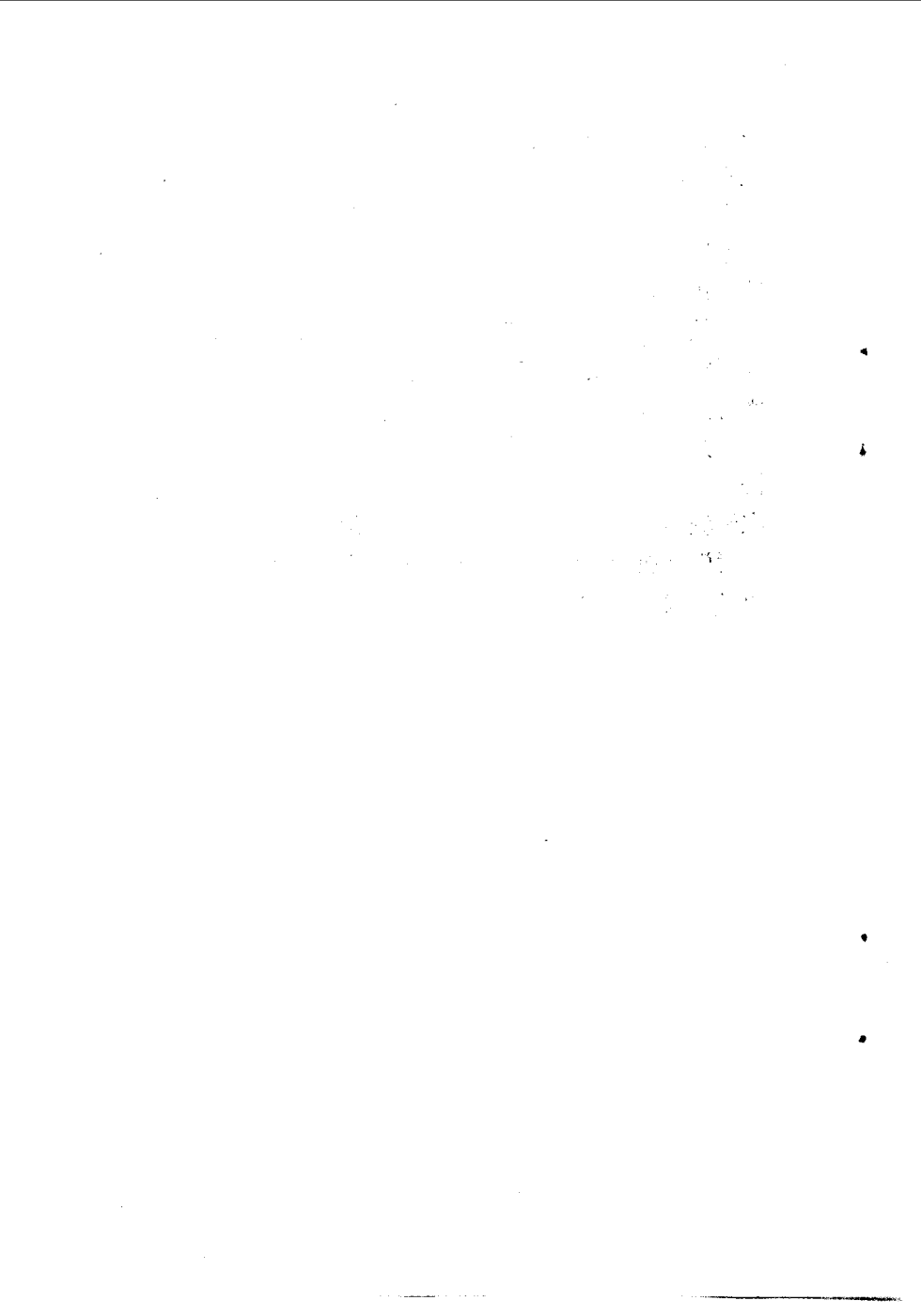
夫忠义何以归于水浒也？其故可知也。夫水浒之众何以一一皆忠义也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。今夫小德役大德，小贤役大贤，理也。若以小贤役人，而以大贤役于人，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？是犹以小力缚人，而使大力者缚于人，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？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。则谓水浒之众，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。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。今观一百单八人者，同功同过，同死同生，其忠义之心，犹之乎宋公明也。独宋公明者，身居水浒之中，心在朝廷之上，一意招安，专图报国，卒之于犯大难，成大功，服毒自缢，同死而不辞，则忠义之烈也！真是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，故能结义梁山，为一百单八人之主。最后南

征方腊，一百单八人者阵亡已过半矣，又智深坐化于六和，燕青涕泣而辞主，二童就计于“混江”。宋公明非不知也，以为见几明哲，不过小丈夫自完之计，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矣。是之谓宋公明也，是以谓之忠义也，传其可不作欤！传其可不读欤！

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，一读此传，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。贤宰相不可以不读，一读此传，则忠义不在于水浒，而皆在于朝廷矣。兵部掌军国之枢，督府专阃外之寄，是又不可以不读也，苟一日而读此传，则忠义不在水浒，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。否则不在朝廷，不在君侧，不在干城腹心，乌乎在？在水浒。此传之所为发愤矣。若夫好事者资其谈柄，用兵者籍其谋画，要以各见所长，乌睹所谓忠义者哉！

《英书》卷三





明容与堂刻本  
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》  
(一百回)

评语、批语摘录



##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，洪太尉误走妖魔

〔小说大意〕宋仁宗皇帝听说京师瘟疫盛行，慌了手脚，急救翰林院随即下诏，“降赦天下罪囚，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。”

〔夹批〕“圣主。”

〔小说大意〕不料其年瘟疫转盛，仁宗皇帝复会百官计议，参知政事范仲淹奏曰：“要禳此灾，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，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，奏闻上帝，可以禳保民间瘟疫。”

〔眉批〕“冤我小范老子。”〔夹批〕“冤一枉，冤一枉。”

〔小说大意〕宋仁宗皇帝着太尉洪信为天使，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（道士）入京祈禳瘟疫。

〔眉批〕“瘟疫盛行，为官为相底无调燮手段，反去求一道士，可笑，可笑。”

〔本回总评〕“李贽赞曰：《水浒传》事节都是假的，说来却似逼真，所以为妙。常见近来文集乃有真事说做假者，真钝汉也，何堪与施耐庵、罗贯中作奴！”

##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，九纹龙大闹史家村

〔小说大意〕洪太尉打开锁魔殿，跑走了“妖魔”，莫知所措，便问真人跑走的是什么妖魔。真人说，此殿中当初是祖老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说，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星星七十二座地煞星，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。

〔夹批〕“何不早说？”